

一天晚上，我接到弟弟打来的电话，说我年迈的母亲血压很高，生活不能自理，我立即就回到了家乡。

一进门，就看到母亲脸色灰暗，表情呆痴，见我回来也不言语，只是呆呆地看着我。由于血压太高，她两腿无力，特别是右半身

呈现出明显的半身不遂状态，坐在炕上低垂着头，昏昏欲睡，情况严重。不少乡亲守候在她身边。

屋里的乡亲纷纷说：快商量商量，是不是把老太太送到医院去。我当时也真有点没主意了。家离县城30多里，母亲血压这么高，一路颠簸，实在担心老人经不起这翻折腾，支持不到医院。我们兄弟姐妹都一筹莫展。

情急下，我想起了家中有李老师的讲法录像带。救母心切，赶紧往北京的家中挂电话，让侄女火速把录像带送来。我深知大法的神奇。自己身上的顽疾当初就是在短短的几天学炼法轮大法中，奇迹般地消失了，几十年的药罐子扔掉了，真正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。第二天下午录像带送来了。我决定就在大哥家中放录像，大嫂曾患严重的心脏病，二尖瓣狭窄，也是在学炼大法功十几天后就好了。

村里的乡亲们听说要放李老

师的讲法录像，奔走相告，三三两两前来观看。我母亲被我搀扶着前来听课，由于两腿无力，整个右腿不能迈步，上台阶上不去，是我用手搬着母亲的腿一步一步挪进屋的。录像开始了，李老师亲切的身影出现在荧光屏上，大家聚精会神地聆听讲法，整个房间洋溢着慈悲祥和的气氛。

时间刚刚持续半个小时左右，母亲突然说：“我的后背不沉了，腰直起来了。”

这是我回家两天来妈妈第一次主动和我说话，显然是她听了老师的讲法，来了精神了。随即她又说，她右半身的胳膊和腿好像有东西从上到下的在拱，又像小耗子爬。这时有一个乡亲嫂嫂对我说：“你看老太太的脸色转过来了。”

当2个小时零50分钟的第一盘带子放完后，奇迹出现了：我母亲双手一扶沙发扶手，一下子自己站了起来。紧接着一步一步在屋子中间走了起来，右半身不遂的症状消失了！

满屋子的人都惊呆了，瞪大眼睛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。我非常激动，大慈大悲的李老师又一次救了我的亲人。

哥哥高兴地站在屋子中央，大声对乡亲们说：“这功法太好了，我完全接受了。”一下子又有10多个人要修炼法轮大法。

## 大法救母出危机

2000年初由于我先生申请提前毕业，奖学金没了，我们完全失去了生活来源，积蓄也差不多用完了。于是通过同学的介绍，我到一家中餐馆里打工。餐馆里甚么背景的人都有，年龄也不等，我的同学事先就告诉我哪个人偷东西，哪个人心不正需要提防，我初来乍到，就已经感觉到这儿人人为了为一点小利争斗，环境很复杂。可我想我是修炼人，我不仅不能随波逐流，我应该用我正的行为改变周围的环境。

餐馆老板为了减少矛盾，给员工们分工细致明确，干完自己的活就休息，没有帮助别人的习惯。我去了以后，每天都帮别人，哪怕一个人没干完活我也不休息。别人都问我为甚么那样做，我告诉他们我修炼法轮功，知道了做事先考虑别人的道理。他们都很受感

动，从此我们再也没有了分工。他们也奇怪为甚么我来了之后大家都很开心，矛盾也没有了。

后来听说几个刚来美国的中国人不会开车，我就负责接送他们，我没觉得自己损失了甚么，还可以减少别人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可有的人背地里跟我说别做傻事

了，不会开车的都走了，我们可以多赚钱。我告诉他们，“如果不是生活所迫，谁愿意干这又苦又累的活儿。他们刚来美国，以前在国内都干体面的工作，可想而知他们的心情有多失落，做人不能只考虑自己，也得替别人想想。”听了我的话，他们再也不作声了。

在餐馆里有一个黑人常客，每天开门就来，吃得很多，从来不给小费。老板

和店员一见他就喊，“吃白食的又来了。”都不给他好脸色。当时我对待他就像其它客人一样，他走的时候竟给了我两块钱，所有人都惊呼起来。我平静地对他们说，“人人都有善心，如果我们自己不想着尽量从别人的腰包多掏点钱，结果或许就不一样。”从此，大家都

不像以前那样满脑子只想钱了。可奇怪的是，生意更好了，老板说是我给他们带来了好运。在那里我有机会就向他们弘扬法轮大法，跟中国人讲法轮功的真实情况。大家的话题也在转变，都谈论如何做好人。在餐馆里还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他原先是上海一所大学的系主任，以陪读的身份来了美国，由于语言不通，只

能打工。别人都说他心不正，没有人跟他说话。只有我善意地与他聊聊天。有一次我一提法轮功，他顿时来了精神，说以前他学校里很多人炼，来美国后他的太太还把大法的传单简介贴在了家里的墙上，他说他很有兴趣了解。隔日，我带给了他一本《转法轮》。渐渐地，我发现他也变得宽厚大度

起来了。三个多月后，我先生顺利地找到了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，我也不需要继续打工了。我走的时候，大家都非常难过和不舍，可他们又真心希望我生活得好和为我高兴。员工们说如果我以后开店，他们都愿意帮我干活，老板和老板娘也都说有困难随时找他们。就连没说过几句话的炒菜师傅都说，“我在这里干了十来

年了，还是第一次遇到像你这样的好人。”我告诉他们修法轮功的都能做得到，还可能比我做得更好。

若不是学了大法，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从前死爱面子的我，今天会心态如此平和地在餐馆里为别人端茶送水，以前连最简单的家务活都不用做，现在竟能一整天干着强体力劳动而丝毫不觉疲倦。是法轮大法造就了今天的我，给了我坚强的意志，使我真正做到为他人着想和先他后我。

前几天，我以前的同学打来电话说，“你搬走后，系里又陆续来了些中国人，我把你的为人处事讲给了他们，这些人都听傻了，他们不相信现在有这样的好人。”我的同学告诉他们这是因为他们炼了法轮功。我真为她能弘扬法轮大法而高兴。

文/ 陈洁云

## 一首献给世界的新歌

一块儿来唱吧，用轻柔的声音，让这首新歌，把友善，美德和尊严，充满我们的心。一块儿来唱吧，用我们的心，让这首新歌，把和平，真诚与和睦填满我们的世界。

肯尼斯·考宾·布鲁克斯博士 (Dr. Kenneth Corbin Brooks) 是一位受尊敬的艺术家和美国晚间新闻发行人。他于2001年9月28日致信挪威诺贝尔委员会，全文如下：

呈上此信以提请委员会的关注，我们有必要重新评价善的力量。在现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下，存在着一个拥有一亿之众的世界性运动。热爱神的人们为了自己，也为了所有热爱神的人们发起了这一运动。一个陌生的名字，李洪志，赐予了这个世界第一首新歌。这位歌唱者的本身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并不重要。这一柔和乐曲中找不到财产、名誉、争端和拜物主义这一类的歌词。诚信、谦虚、真、善、忍重复着乐曲的旋律。这动人的合奏在全世界40多个国家的小镇、城市、村庄、教堂、清真寺和寺院里飘扬。用圣经的语言讲，他们已经成为高尚的人群。因为他们不能被直接控制，他们就受到迫害、毒打、杀害、监禁，并被宣布为他们自己的祖国的敌人。但是，哪怕是自我防卫，他们都从来没有伤害过迫害他们的人。没有听说有一名警察或是士兵受到哪怕是一点点的刮伤。就像甘地和马丁·路德金一样，他们完全是用善来对待一切。和平和宽容始于他们每个人的内心。

如果要做生意，外国公司就得同意这个政府的这些政策。是不是所有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，联合国组织和数百万的奥林匹克观众都得接受这一条件？这不是一个凭空的假设。新闻公司 (News Corp.)、美国上线网络 (AOL)、时代华纳公司 (Time Warner) 已经做出这样的声明。其它的新闻媒体也难躲此关。对这一政府表示“兴趣”的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公民已经遭到拘留和监禁。最近跟一位活跃的众议院议员交谈时，这些问题被摆到了桌上。得到的答复是，“我们现在根本无法考虑这个问题！”尽管这会增加问题的复杂性，但也不能允许以“主权”掩盖恐怖主义。最近在美国发生的邪恶事件迫使我们及早地，甚至是“刻不容缓”地置疑这些问题。香港的《南华早报》报导了中国当局正策划更大规模的镇压。从过去发生的事实来看，我们都明白被无辜虐杀的人数将上升。难道我们这个世界一次只能考虑一个问题吗？我祈祷不是这样。我认为不是这样。每个母亲每天都在做同样的祈祷和考虑。

恳请诺贝尔委员会授予这首新歌荣誉来传达仁慈的讯息。

## 我在餐馆打工的经历